

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記錄存卷之三十三

康熙十二年癸丑九十歲

正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校訂  
武陟王 翰

初一日

查孫徵君孫金

村十二世孫  
繪容

晨起扶掖拜天地祖先

元孫五歲隨其祖父兼山堂行禮

元夕同蓮陸熙侯話夜 霜鬢今朝九十年欣同二

仲對燈前并州廿載忘爲客應有他人作話傳

初二日

爲李霖九題醉雪齋 霖九親翁年未懸車耽情高

臥一廬傍渤海間讀書課子之暇輒浮白對客雪  
齋何香頗助老懷爰題醉雪因爲齋額

初五日

爲尙戚如題發齋 人不能自立總坐於悠忽少者  
壯壯者老歲月易逝出頭無時此夫子之所爲發  
憤也不憤而何以樂不發而何以憤我輩今日撫  
時自問反身自考如諸孤相聚弟兄師友有一段  
不容不憤之意即欲悠忽而不可得戚如與其諸  
弟讀書之室余因額以發齋

答李合山書 稿入集

十二日

答李梅村書 稿入集

答崔玉階書 稿入集

十三日

問柏鄉說陽明是禪從何處見何是禪曰陽明教旨  
無善無惡心之體無善無惡是告子之言告子是  
禪宗也孟子道性善告子云無善無惡陽明犯衆  
忌全在此句佛經千萬言總不出無善無惡陽明  
無善無惡心之體是說心非說性性與心自不容  
混而爲一

問無善無惡是未發之中否曰無善無惡無惡之可言并無善之可言乃至善也正是未發之中

問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果是太極之體乎既發以後果是太極之用乎這太極果在於人之一心而無事傍求乎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慎其獨以致中和便是做此事的工夫非有他也極靈以此質之梅村先生何如

十五日

或問朱陸異同學者至今紛紛未定原是如何曰德性學則原非二事無有漸次不落階級莽陽忽然

割取一半而執一半品題象山是與學成疇重  
而罔與殆將兩失之說者謂紫陽大儒當不失言  
或者感於象山攻砥之詞太激聊作尊聞行知之  
說姑訓誥使可幾及語雖涉於回文想亦不謬於  
紫陽紫陽大儒聞道在晚年朱子不自諱後人何  
必代爲之諱

十六日

紫陽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  
但見有正經幾個字在方好讀六經時只如未有  
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如讀學

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  
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想外無妄動故伊川  
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若靜坐而不能遣思  
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莫把做一件事看要之  
只消一操字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到純熟時  
操亦無用矣

十七日

程子云纔言性便已不是性此言從無聲無臭發源  
來非但氣習無著處並戒慎恐懼都用不著是真

見未空前面目的人中庸開口說天命之謂性終  
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須知子思從一切安排  
不得處沒奈何下箇天命字從一切不假造作處  
沒奈何下箇率字又從一氣渾然不可名狀處沒  
奈何下箇中字獨字正與無聲無臭之詩遙相唱  
和

周濂溪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三箇希字是必要實  
到天上此心方可休歇此從五十有五可欲之謂  
善兩章悟來志學到知天命之後耳順從心善信  
到大而化聖不可知則行住坐臥日用飲食共



天游故曰知我者其天乎須以天爲知己纔無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未發時有什麼  
氣象可看竟有人焉向此處一眼覷定不但喜怒哀  
哀樂失所從來卽戒懼慎獨無從下手正在勿忘  
勿助之間敬以存之而已是理學絕頂一步

十八日

學者有謂陸象山王陽明禪也非理學正宗也余曰  
孔孟之學以修齊平治爲實用荆門之政當滯之  
功禪也乎哉又有謂人不識心宋儒見心者僅一  
象山數百年後僅一文成調高和寡不足深怪予

曰志之周程明之文清俱不識心乎一言以爲知  
一言以爲不知不可不慎也學者虛公之難如此  
老安少懷友信夫子豈能做的盡此夫子胸中一幅  
熙皞圖拈出供大家欣賞耳

學者莫先於治心心只是一箇心人心危而道心微  
治心使危者安而微者著非是將道心來換去人  
心只常常喚醒使常存而不放養得此心虛明專  
靜道理便從裏面流出所謂深造而自得者也無  
自得處如何言治心

十九日

題王子存卷 稿入集

二十日

示瀾孫二則 爾父來夏峯眷戀老父不忍言歸故

園祠墓惟爾是寄子弟成立惟爾是賴宗族鄉黨  
之和睦親戚朋友之酬應皆爾身任之規模宜寬  
大處事宜平和凡事有不得者皆求諸己先儒有  
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宜以此自責臣罪當  
誅今天王聖明忠臣宜以此自責甯人負我毋我  
負人交友宜以此自責即此推之聖賢原無求人  
之理故夫子於子臣弟友而曰我無能一焉蓋原

是能不盡的一見爲己能則其虧缺多矣堯舜猶病到底只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只是未見開之未能信到底只是未能信道理無盡頭處故學亦無歇手處耳只有一自滿之心便全盤放下矣

學人第一要耐得窮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如窮不能耐安望其不淫於富貴不屈於威武哉孔之蘧水曲肱浮雲富貴顏之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其得力只在一窮字江村先生嘗云窮字見抬舉人故非道之富貴則不處而非道之貧賤則不去非樂貧也非樂道也亦樂貧也亦樂道也蓋貧卽是道

耳此味知者甚少老夫生平守沐陽嗣子孫不如  
我要錢做甚麼子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麼願我後  
人勿忘此訓

二十一日

劉心周問動心忍性工夫 曰公意既經憂患之後  
便是康莊之途無復拂亂之事非然也富貴人亦  
有憂患得意時亦有拂亂但無志人受磨折便倒  
有志人受磨折便奮舞說諸人皆能自樹方能承  
天故陽明龍場萬死一生良知纔得出頭其所經  
動忍者深矣動忍者戒慎恐懼之功存心養性之

事也心靈而能應故貴動動者常極而活潑也不  
動則心死矣常動乃能使之常靜性寂而能止故  
貴忍忍者變化而藏密也不忍則性又死矣常忍  
乃能使之常伸動忍之時義大矣哉躬自厚二自  
反乃孔孟家法唯高明有以教之

二十二日

題雪亭詩集序 稿入歲寒集

二十四日

寄銘甫弟 嘉靖辛酉至萬曆庚子四十年耳祖不  
及見孫庚子至今康熙壬子七十三年矣孫御及

見祖獨不得日侍祠墓宗族親友聚廬而處則又  
魂夢不安也賢弟賢姪幸皆成立當倍率宗衆謹  
守祠墓是千里外九十老人所望於弟者

二十六日

題宋聲甫母節紀畧後 稿入集

二十八日

答周計百書 稿入集

寄杜君異書 稿入集

二十九日

客問先生生平何所嗜好余拈放翁詩少聞佳士輒

心賞老見異書猶眼明此外無所嗜也

二月

初一日

賈宥字此度四川人移居揚州其父官太守讀余歲  
寒集而有合也遺言令其子來問學

初二日

送王蓼航赴闕 綵舞萊庭樂楚初詩廢愛日譜居  
諸百年母子歎烏烏千載君臣奏水魚蘇嶺雲霞  
環去轍蘆溝風月上離裾長安知己如相訊一枕

沈眠數卷書

一

卷之三

八



初三日

登封耿逸菴介湯孔伯書來問學

逸菴名介以太史出爲丞副自大名

道丁艱歸遂不出其清操惠政士民思之孔伯素稱其好學

初四日

此度將告歸贈以二十八字

有引費子此度蜀人也移居雜揚素不聞問一

曰於都門讀余歲寒集攜歸其尊人鮮民公閱之面若有合也遺言命之問學余愧無以益此度而感鮮民公有知己之言於其歸也爲贈此以代蘋藻之薦若翁遺命令從遊地

北天南喜應求聞所聞今見所見攜將何物慰冥

幽

初六日

耿逸菴臨路索手書 與君一河之隔家居十載  
從孔伯識其爲學人也遠承枉顧虛懷下詢數日  
來或口語相印或手疏相質具見近裏著已知行  
並進之功而君猶兢兢於氣質之未能變化途徑  
之或有差失此足以見君好學之切矣僕嘗聞鹿  
伯順言學說心在事上見人有實蹟便學有實用  
離事物而虛談性命性命何著外性命而泛言事  
物事物何歸公所云敬恕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變  
化氣質須戒慎操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潑地  
而氣質自能變化矣事無棘手從學無歇手來君

與孔伯爲友洛學之興有厚望焉

題江村手蹟後 逸菴論學服膺江村欲得其手蹟  
朝夕相對如見其人焉因簡篋中有少年手錄唐  
詩一紙付之筆墨有靈精神相合逸菴當不徒以  
字觀之

初七日

寄白東谷司寇書 稿入集

寄都平倩陽城令書 稿入集

初八日

書李異幹卷 余平生五值患難賴祖父之靈皆有

良友護持幸不罹於禍壬午癸未在五峯甲申在  
凌雲榭實借異幹父子之力天山三箭卷已詳其  
事每誦錢牧齋地老天荒事總非尙留陣血漬戎  
衣秋風三箭如鷗叫閉向西郊射兔歸異幹之父  
華午君已賚恨而沒英雄壯志付之寒烟冷草所  
望光大而發舒之者全在後人大易所以重幹豈  
也異幹之兄若弟勉之哉老夫竊附贈人以言亦  
區區一念報德之意聞子之父著有臥雲集惜已  
不存異幹他日當搜輯而繼此志

初九日

錄李忠節死事一則

名昌期  
和年人

入取節錄續集

初十日

答費此度問學 稿入集

十一日

費孝貞先生實錄一則 入取節錄續集孝子門

十二日

此度連日每語及茅止生津津津乎有意於其詩與文

余曰此生不獨以詩文見長甲申前二十年已知

大物之有所屬矣言之鑿鑿然闢逆勢初張止生

作黃集考余曰子考黃集何爲止生日非考黃集

也考李自成也後自成遂成了一箇黃巢止生每  
有先見嘗謂余曰劉元德臥陳元龍於百尺樓上  
我亦有百尺樓上當臥范少伯張子房李鄴侯耳  
此甚妄之所存也

憶昔孫文正嘗云談學之人口裏儘說的去只伯身  
子不乾淨或曰乾淨亦不難文正云卻非容易江  
漢以濯秋陽以暴亦只是一箇乾淨偶憶此語因  
拈一絕以告同人 斯文未喪道不亡全賴尼山  
作主張討得此身乾且淨濯之江漢暴秋陽

十三日

朱子曰我之集註不過解字至於正義具在經文又曰註以通經經苟通矣何用註經以明理理苟得矣何用經又曰集註已是萬不得已若更於註上認箇光景有甚了期又曰人能熟讀經文久之自有細字註疏從經文旁迸出觀此語與象山原未不同後之人平白以多識二字抹殺朱子一生得力尙自詡承晦庵一燈也自誣誣人並誣紫陽矣

十四日

蔣中完舌存圭約諸書能暢陽明象山所未暢而程

朱自實處又爲種種拈題化異同融道器非獨上  
智一流與俱空明卽章句小師同歸了徹人極服  
其挾三教聖人之蘊余獨惜其雜以二氏未得爲  
醇儒耳請以質之天下後世

十四日

寄湯孔伯書 稿入集

十六日

學者有戒慎恐懼之小心而後有浴沂風舞之活趣  
有浴沂風舞之歡腸而後得戒慎恐懼之受享話  
無兩歧機可互用有謂從浴沂風舞中覓戒懼則



可從戒懼中覓浴沂風舞則不可不知其何說也  
俟正有道

老夫九十矣在見鹿伯順談見利思義渠管新餉便  
不私一文談見危授命渠發金花便慷慨認罪聊  
無引避談久要不忘渠一言許從孫閣剖入關便  
辭吏部司官而赴危壘此之學在躬行而不在口  
語者也邇來談學者說理極精密而躬上愈疎漏  
卽自命爲知學於宋儒荆棘林中掉臂橫行者吾  
未敢輕信也

中牟師門畢氏姑媳兩節婦 入取節錄續集

十七日

千百年來孔孟並稱則孔孟之爲大聖大賢三尺童子無敢議也千百年以前孔子不與墨子並稱乎孟子不與荀子並稱乎則墨與荀之非不賢可知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所推一人一口之所定乎後之議者謂墨子無父荀子性惡遂不得與大聖大賢爲列三尺童子亦無敢議也夫墨子豈真無父哉其著書有兼愛一篇孟子謂其流弊勢必至於無父荀子性惡有激之言猶之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也荀子趙郡人同人議入北

學編因考其始末名況字卿周末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追封蘭陵伯明嘉靖九年以言性惡罷祀邇蜀人費密考更詳

十八日

甚矣哉言之不可不慎也墨子賢大夫以一言流弊遂至無父荀子大儒以有激一言遂成性惡今之釋氏其微遠甚於墨而尊崇之者至謂雪山與尼山並高有辭而闕之者則笑其腐且陋也彼固自以爲妙萬物而爲言然吾實有戒心焉憶少年與賈太公卿估謁一前輩前輩教之曰楞嚴經不可

不孰讀余應之曰平常喜讀佛骨表前豎然然賈  
太公二十年後猶舉此言以告同人稱爲直諒之  
友

偶閱一聯云名教聒身心師生官吏到眼俱成經史  
則無事非學理學爲日用兵刑錢穀入手皆是文  
章則觸處見道此段學術須是陸文安王文成耳  
復戴道默書 稿入集

寄戴荆碧書 稿入集

十九日

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子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今之釋氏視楊墨殆有甚焉有闕之者遂笑其腐也隘也蓋由講究異端二字未確遂躲閃禪宗一路謂自古無理學外之禪學也信斯言也則當日孟子之好辯真是多事憶孫文正與同官王幼生遊西山一老僧素與縉紳談禪謂今日晴霽正好請教幼生講楞嚴一章老僧講天命之謂性一章文正獨無語老僧與幼生請問文正曰偶有一怪事兩人亟問有何怪事文正曰天晴日霽之下忽然秀才變成和尚和尚變成秀才豈非怪事兩人大笑曰命之矣老夫嘗發一語云以

秀才選秀才不必強入雪山之室以和尙選和尙  
不必拉進尼山之門兩不相侵法各爲用正夫子  
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耳

題費此度中傳論 稿入集

二十日

蔡仲公祖特過夏峯信宿專爲講習非泛泛也僕雖  
衰病不敢忘麗澤之益錄三則以識此番良晤稿  
別存

二十四日

復陳子石趙來吉書 稿入集

復李松友書 稿入集

聞劉震之訃愾然感而傷之 之子從遊十二年謹躬恕物衆推先一編未了斯人死老淚潛潛欲問天 公車將脂衛河濱字介庸齋擬問津詎意書傳君已歿空餘梁月焰征輪

沈孫家報至備述蔚州公相見相勉之言口占志感家報傳來字字真未曾謀面倍相親天涯此日存知己叔季何嘗無古人

二十五日

簡藜仲 昨勞枉顧夏峯之雲山草木倍有靈氣九

十病更不覺神欲王而形欲起也別後錄面論三  
則請教極知無當但從不敢作欺心語老公祖自  
鑒此痴腸耳良友難逢良晤不易一番相晤不敢  
輕易錯過知有同心也

二十六日

學問到致知時已是近裏著已但不可憑空臆度須  
在物上討箇諦當故不曰先而曰在格者即神之  
格思之格感而遂通之義也物字即物有本末之  
物所包甚廣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中條件故  
十傳不傳格物亦以誠正修齊治平已舉格物之



大凡耳能毋自欺則致知於誠意能不至於有所  
而辟則致知於身心能有諸已無諸已則致知於  
家能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致知於國與天  
下隨處省察隨處涵養所謂藉盤錯以別利器耳  
主靜者言不以心爲物役也非閉門枯坐一切不去  
料理須將此戒懼之心刻刻提起人能刻刻提起  
此心便可酬酢一切不爲物役靜孰靜於此哉

二十七日

耳目口鼻手足魄也聰明羞耻持行則魂也魂魄相  
附則人物之形色成而可以指名矣世人疑鬼神

在身外往往窮之於幽夫子著落在人身上活則  
神死則鬼故曰情狀與死生互文見義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體也日乾乾夕惕若正是  
與他一箇安泊處

二十八日

李梅村問孩提知愛知敬固本不學不慮之良知來  
而慕少艾慕妻子是良知乎非良知乎與性善有  
無相碍否曰知愛知敬與慕少艾慕妻子俱是不  
學不慮之良正陽明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善  
也擴而充之其不善也遏而絕之皆復性之功有

何妨於性善

又問日間志氣清明猶能照管此心到夜間雜夢擾  
擾必是此心不淨何以能通乎晝夜何以能寤寐  
恒一乎曰陽明有言晝之所必不爲者夜必無是  
夢夢之不清畢竟是心境不淨然操存舍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心境豈易淨哉中庸之戒懼孟子  
之求淨心之功做一生一生做不盡

嘗聞之先正云德恒過於福者身安福恒過於德者  
身危常處不足以爲可加之地一有餘則立見其  
損矣此盈虛消息之理天道人事之不必爽者省

得此理省卻許多妄想

人有傳公勇凶信者驚而且疑口占二絕 築室山

城臥謝安國門易出里門難留琴堂望車登久忽

謾驚傳肉已寒 海內故人零落盡何堪吾友又

云亡說傳倘作笑君夢病叟焚香祝彼蒼

二十九日

學者最怕不虛心心不虛則自有勝氣有執見學術  
不明風俗不厚皆此勝氣執見爲之祟也凡人看  
一書有短處有長處長者我取以爲法短者我用  
以爲戒則長短皆我師也凡聞人之言或譽我或

毀我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險阻則毀譽皆師資也三人行必有我師古人能自得師其謂斯乎

三十日

客問心性之說余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此箇性字是天用事渾然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也一落於人則氣質用事故有人心有道心孔子所以云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正望人以操存此心使不迷於天命之性無害人

知求鷄犬之放而不知求此心之放孟子之哀哉  
哀人之失其本心也本心即所謂性也復性須識  
本心故云盡心知性以知天陽明無善無惡心之  
體語雖涉於告子義不謬於孔子此老夫自少時  
所聞於師友之言如此請質高明

三月

初一日

大哉心乎南北海千古上下無一物一事一時不通  
徹貫注於此心之中此心真是與天地相似易所  
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無端而擯藩樹棘自

臨其乾坤非面墻則坐井耳總因私欲錙微失其  
本心欲認本心須撤私欲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盡心者  
克己也知性而歸仁矣

初四日

復許典三書 稿入集

初六日

視聖人太難謂必不可爲者是無志顏淵曰舜何人  
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我欲仁斯仁  
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則聖人豈絕德哉視聖人太易謂必可爲  
者是氣浮文王望道未見堯舜其猶病諸孔子曰  
君子之道四邱未能一焉又曰是吾憂也何有於  
我哉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是豈可輕易承當願  
我同人勵必爲之志而黜冒認之浮氣虛心而實  
體之庶其有濟

初七日

康熙癸丑策問以陽明爲禪淫孫與郭駿臣狀亦襲  
等對策直謂陽明非禪禪棄人倫遺事物陽明忠  
孝節義功業文章世廟稱爲有用道學其教旨無



善無惡心之體語雖涉於告子告子論性湯明論  
心心性豈容混而爲一其非禪也明矣孟子之圖  
楊墨闢無交也闢無君也使陽明而爲禪則禪又  
何可闢上策不收未必因此諸子尊聞行知不違  
乎心可與言學矣

初八日

兼山堂語諸同人 余自十八歲赴公車便以親師  
取友爲事所志在登制科以娛二親兩躅春闈二  
親相繼見背痛未伸一日之養遂於仕進願陔守  
不見諸侯之義官府即有憐而欲用之者亦遂謝

不敢承遂不爲鄉黨所棄公車十二次每頌陽明  
先生人以下第爲恥我以下第動心爲恥以自慰  
萬歷己巳以後兵事漸興地方不靖時與親友避  
地五峯山中嗣是五經患難賴天地祖考之靈幸  
不罹於禍留此餘生日思所以報答天地之德祖  
考之恩唯有勸人爲善一事與子言孝與臣言忠  
卽素不相聞之人有過訪而見問者無不披衷相  
告自矢勿欺愛我者謂交不可濫心感而誌之然  
有人來過而問者又不忍不告也易之道扶陽抑  
陰化小人爲君子民吾同胞物吾與此九十歲老

上言  
卷之三  
三  
人之婆心也

初九日

宋與贈過訪兼山堂相聞於二十年之前相晤於二  
十年之後口占以贈 朝來爽氣映山村不速相  
過客到門坐對無言真莫逆開尊諸子率鉉孫  
爲劉公子與崔河道書 稿另存

初十日

駿臣北歸以得晤魏蔚州爲快事駿臣西歸以得晤  
白陽城爲快事二老當世所稱真實學人君家兄  
弟亦可謂有緣矣爲贈此 上策不收未可憂蔚

州一識勝封侯陽城未忍輕言別春風十日足千秋  
只今宇內稱雙璧何幸君家入眼收我老難  
期相會日好從口角想風流

十一日

魏蓮陸自大梁歸述烈女王氏一則 入取節錄續  
集

十二日

桂平孟我疆傳畧一則 入歲寒二集雜著門

十三日

寄耿保汝書 稿入集

十四日

邇來學者賢知之士多闖入釋氏程範公所謂入人  
因其高明者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釋氏只棄人倫便有老大罪過縱有他長又何足  
問邪不能惑人人自即於邪耳孔門若回之愚參  
之魯敢望賜之穎悟然卒得其傳只是他朴實頭  
做法不露一毫才智回之請事斯語參之日省吾  
身便是欲仁仁至知行合一功夫

十五日

馮少墟謂聖人易做是論心之本體人皆可爲堯舜

箇箇心裏有仲尼也若論功夫一生做聖人一生  
做不到聖人夫子且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君子  
之道四邱未能一焉而況他人顏淵曰舜何人也  
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善學聖人者也而問  
不能問寡若無若虛絕無自賢自聖之心曾子之  
忠恕日省弘毅任重子思之戒懼慎獨致中和而  
位育孟子之勿忘勿助以集義而慊心直養而塞  
天地皆是善學孔子卽濂洛關閩以至河東姚江  
莫不各有學聖實際功夫萬不可以虛憍自負冒  
昧承當也秦州發賣道統居之不疑固是天生聖

人一流然未免少中和之氣若非姚江冶鍊之手  
安能遊聖人之門而登孔聖之堂哉

十六日

窮達一致窮而裕有爲之畧達則守不移之操萬物  
一體之懷隨分自盡豈問窮達夫子之蔬水曲肱  
堯舜之時雍風動無二致也禹稷同顏回人信得  
及顏回同禹稷未免疑焉賢於堯舜生民未有真  
是乾坤萬里眼自春秋時一眼只看到今日那一  
件好事那一箇好人離卻孔聖人而能別開一生

面乎

十七日

語同人 聖賢垂訓苦心千言萬語總是打動人良  
心教人自己立志而人多悠悠忽與習俗相安學者  
先要看破習俗於習俗所難割處割得斷得免爲  
鄉人方可望其適道只此便是學學類子之學志  
伊尹之志定從此處做起

十八日

談實修者諱言頓悟談頓悟者諱言實修故有謂紫  
陽之後實病不可不洩陽明之後虛病不可不補  
此傳紫陽陽明者之病非二子之病也非修不能



悟不悟何謂修易曰大畜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是日新基於篤實也明甚修中悟悟後修自是分不開的

達天德者必固聰明睿知聰明睿知不固則不足以達天德矣故其道從闇而章的然則日亡矣戒懼慎獨遷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所云貞正而固也固之時義大矣哉

十九日

人生如逆旅甯幾何時不蚤自豎立思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

的敬手做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  
而去此之生也真同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  
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然于好學有進無  
止使稍爲悠忽三十三歲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  
相策勵隔遠不及晤者遙相教誥卽如對老夫面  
語也

問登自豎立當從何處立起曰只是要虛心能虛心  
則能實實三人行必有師從善改不善則善不學  
皆歸資也古人凡有所言皆爲我設不論橫說豎

說皆是取益自然言言警動而氣質且因以變化  
大聖大賢舍己從人若無若虛只是一箇虛心自  
賢予知驅而納諸陷井而莫之辟只是一箇不虛  
心

二十二日

學須變化氣質不到變化氣質終非深造自得之君  
子也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根心生色胖  
面盎背夫子論成人曰智廉勇孝文之以禮樂夫  
智廉各具一節以禮樂文之則無智廉之名而渾  
一中和之德所謂充實而光輝大而化之境也

踐形盡性之聖人全體靈通光昭百世後之學者  
有一分得力則有一分變化陸象山一接傅士瞻  
深訝面目殊常孟我疆從衆見耿楚侗楚侗獨拉  
我疆留曰君何氣象之超羣乎此皆學之明效大  
驗也謂氣質終不可變者困而不學者也

二十三日

邇來諸公見顧者以老夫馬齒頗長謙沖自下有古  
人好善忘勢之風然以菲躬承之實切惶愧尤西  
川云吾人學問人皆我師非我爲人師也故常自  
見已過此實理非自謙也

易之言不可爲典要聖賢教人皆是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俱不可以典要求之一有執著便成窒碍試看孔聖人與及門諸子語自見

砥節修行之人未免有以替服人之病服則夏日令人畏養則冬日令人愛果令人愛郭林宗之折角王逸少之蒲葵謝康樂之遊屐人皆慕而效之況乎係綱常闡名教誰不景從如其不愛雖強之必不服矣

質直而好義色取而行遠夫子所以判問達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孟子所以判餒慊也當爲真

狂狷不爲僞中行又曰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  
一善成名此是諸儒直接孔門命脈處所以痛除  
五霸之假而深惡鄉愿之似語雖不同期於共明  
此道朱陸正好相商姚江謂諸公在此講學恐終  
成義襲而取學問須從吾心慊處安身孔顏之樂  
其在斯乎

重刻孟雲浦先生語錄序 稿入集

二十四日

尤西川云學問是陶冶造化之功不在陰陽五行上  
立脚此從孔顏好學中看出未可爲他人言也

子終老道途顏子貧天而萬世賴其教澤大而經  
緯天地小而變化氣質真是不從陰陽五行上立  
脚

一本散爲萬殊萬殊原於一本見爲一則萬即一也  
見爲萬則一仍萬也集義是只見其一正行旁行  
總求其心之所安故逸而休義襲則見其萬顧此  
失彼惟恐其摸之不肖故勞而拙

問集義從何處集起曰從日用間接人應物上集起  
老安少懷友信孔子之集義也親親仁民愛物孟  
子之集義也孔孟一生集不滿此頤然志仁無惡

欲心仁至則當下無不可了此願集義者從吾心  
之安焉處集則無不自慊從古人之跡象上集則  
終成自欺矣

二十五日

孟子願學孔子然卻非亦步亦趨點畫盡摸擬孔  
子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觀與上大夫言則闔閭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見陽貨見王驪其  
規模自別各成其是而已若律而同之便成義襲

二十六日

耿亦夔有雲南之行余謂之曰大凡與人相處須我



能包裹的人方能陶鑄的人不獨成己所以成物  
若一味令人容我甯直不能成人并不能成己矣  
大人格君心之非孝子喻親於道君子成人之美  
此是孔孟學問與人相與毫無益於人則其人可  
知矣

二十七日

學聖人只論工夫本體是天生成的一副完全家當  
萬物皆備無容言也情遷物誘之後本體喪失工  
夫所以復本體也反身強恕是復本體的工夫終  
身反身終身覺不誠終身強恕終身覺不想用一

分工夫復一分本體故曰工夫卽本體也

贈袁泰徵舉孫序 稿入集

二十九日

古人有一分道德自有一分氣象無庸表暴自不容  
掩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其爲天之木鐸此固封人  
之眼界非常正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獨大聖  
黃叔度令人鄙吝盡消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  
言名利事皆氣象有大過人者彼不足起人敬而  
令人畏者乃躬自菲薄非人之咎也

奇耿子亮書 稿入集

四  
月

初  
一  
日

或疑容德與直道不容並行二者何居焉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聖人之道與天並焉有不能並行者哉只論當下應容而容則直道在其中矣應直而直則容德在其中矣如天行春令當下只有一溫而四時之氣固無一不在也子謂容直而有妨猶之乎知人愛人之未達也微箕比至不同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清任和不同道矣孟子曰其超一也總之各得天地四時之氣各行

其當下之一命而已君子亦仁而已矣孟子之所  
以願學孔子也

初二日

示猶子暨諸兒 吾家口外小興州城郭人永樂靖  
難借力戎廷而酬贄焉奉召內徙受壓於容之賈  
家莊越七世曾祖始遷北城以上世爲農曾祖教  
余之敬所公讀書登嘉靖辛酉鄉試後遂世爲儒  
甲申以後畿南地多爲從龍諸貴人采地故攜爾  
等移居蘇門之夏峯小興州固開闢以來之小興  
州也今成一片黃沙白草杳不可問畿南萬萬不

至爲興州祖父墳墓關心燕豫比鄰當歲修屐視  
宇宙元一家人況祖宗與兒孫精氣皆不相隔也  
弁州是故鄉古人之情固各有在於此可想見我  
輩今日之情

初四日

猶于度雅懸弧之日吾家五世俱集攜幼入室有酒  
盈樽道博浪禹鼎盧侍御作不遠之客侍御與兒  
輩訂世好善氣迎人滿生皆快尤映茅屋何羨蓬  
萊老懷暢然爲句以紀之 作客蘇門廿四年也  
不叅釋不談元躬耕百畝贍多口短晷懸孤借大

賢

初五日

與及門二三子暨諸兒曰老夫年九十矣回想從前  
五經危險不罹於禍亦天幸也哉左魏之事有乙  
丙記事丙子危城有守容記畧戎寅五峯有天山  
三箭卷暨掃盟餘話甲申凌雲村有李準午傳甲  
辰表忠書未有刻冊故傳者不一目前不一後冊  
益訛矣濟甯之速也衙役以刻書 本官本官  
以刻書速而著書之人將安逃罪故投呈本縣自  
請入京認書之真假幸當事司馬司冠家宰諸大

列多方爲濟甯周旋故濟甯得以無事復任濟甯  
無事而老夫遂陰受其福時已抵柏鄉矣聞此信  
故旋車不意劉沓以前自請入部必欲要部中回  
國因復入都抵涿鹿遵陸求解於冢宰郭蕃求解  
於司寇二子秦廷之哭自不及及望兒亦往國之  
皇轍皇商之司寇司寇遺字劉督劉督令吳道分  
附本縣速差人請老夫歸蘇門此表忠書之始末  
也爾輩識之事起於濟甯而事即於濟甯後面  
之葛藤是亦老夫之自取也斷此葛藤司寇之力  
遵陸北歸口占以送 去歲冬初至今年夏半歸遊

君千里伴魚躍與鳶飛 九十增城別有期在十  
年我今與子約來歲臘之前

初六日

題沈君湯銘像贊 見君之貌知君之心胸懷有託  
物欲不侵有時長嘯有時孤吟公之佳允我有賞  
音結茅百泉共臥雲林

十二日

寄蓮陸 日來強步至雪亭不見亭中主人此心又  
未免介介然也乃知姚江念謙之殆如是因細讀  
北學編手編詳讀竟卻遺一萬不可遺之人容明



初五經進士講學林尖山與楊李毛焦稱燕南五  
丈夫從來配饗靜脩邑乘中載之甚詳能人不可  
當吾世而失也博兒贊道文輯此編此博兒之疎  
意欲補入餘不盡言

望雅西歸安邑諸生周世澤等二十八人以書稱贊  
答新鄭令李煉菴同學書 稿入集

十四日

答楊鄂州書 稿入集

答王夢航書 稿入集

十八日

方正一則康惠民字念劬閩中人 入取節錄續集

十九日

山西交城令錢塘趙吉士修縣誌刻余視常二河文  
又自爲祭文一通畧云公其亡矣自古聖賢皆有  
死在公亦又何悲而吉士不禁泣然滄之無從也  
公實非今之人而吉士亦豈以世俗之哀哀公乎  
嗚呼雨去邑而使其民悲思之如父母者非公平  
甫下車而造孫徵君之廬者誰乎松山先生之廢  
宮其再新乎擊忠羣烈俎以豆乎旌孝而不惜屈  
司馬之滕以拜其部民今之人而有如公者乎乃

以相去三千餘里之人素未得見其面傾其語忽然得吏於其鄉而問業焉孰謂公遂亡也將遂冥冥泉下而淒涼於荒崖蔓草中耶將存爲名臣歿爲明神昭其精靈以司吾下土也此文當合二河不朽因錄其槩以並存其人

二十一日

興化李季子名淦執贊

季子號礪園中丙戌福建鄉試文諱長僧甲戌進士南渡

後官至右衛尉史兵入閩公仰藥死

贈官保戶部尚書係文定公之孫

與礪園曰余意而讀章句知有紫陽而已弱冠後余友鹿江村讀子詩集而發之後得鹿江傳習錄坐

臥其下常至忘食暨問朱陸異同紛紛聚訟姚江  
效靜論於紫陽又成聚訟至今未有定論靜言思  
之道一而已矣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陸以尊德性入朱以道問學入德性與問學豈  
容分爲二哉礪園既有志於學過蘇門而就質於  
野叟余聞之先正云學有陶冶造物之功讀有字  
書要識無字理不識無字理逐處成碍矣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人猶信之禹稷顏回同道其誰信  
得及殷有三仁非孔子一語判定其聚訟又不知  
當何如矣元儒季止蘇門甚多人知許平仲與學

之功而不知趙江漢傳學之力與學傳學雖有獨  
善兼善之分亦總是一件事也我輩今日各就當  
人之身分各成當人之品格要歸潔其身而已矣

二十三日

陰孫下第歸口占志勉 額點須知龍是鯉毛存細  
辨虎非羊男兒器識宜宏遠莫作尋常筆墨行

二十四日

天雄倡和詩咏入居也入居者山居巖居樓居茅居  
鴈居船居水居村居各極其致余謂總之榮榮樂  
是適居之意因爲一絕 入居今古高人致靖節

一言以蔽之樂是幽居安汝止千餘

二十六日

贈耿隱之 天啓乙丙瑞礮張肆荼一代之忠良君  
家掛客意氣揚天子親詢姓字香拈客沒去感秋  
霜浩氣孤忠天並長平生莫逆鹿奉常儂附同心  
披肝腸昔年書楚過東昌嗣君見之心傍從今日  
君來臥我牀隔世故人儼在望乍對憶舊歡無量  
急呼從者解行裝

二十八日

錄李長倩死事一則 入取節錄續律

二十九日

懷友詩

有序余生平借良友提攜之益晚年耄廢尤及門之助我秋夜不寐因爲懷友詩一章

以誌老淡狂者張志氣之未申存者感河山之修阻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孔聖有

四友又復借六侍顧我耄而病同人望更亟匡我

之不逮諸賢時寤寐端亮曰孔伯當仁不肯避明

達蓮陸氏到手無棘事新安上勇向學識力何超

異滄州

道

然訟在愆晚節扶其秘寬夫善補過力爲

明學地垂老輕去鄉薦馨共旅食渥城有五修谷

問借筆記習仲純知幾介祺稱高寄子新饒俠腸

儼甫具誠器構斯安賤貧守身明大義渾穆稱保

汝不以窮失意退步震之賢虛懷亦夔智騷臣有  
氣魄熙侯無俗累子石稱孺慕含真嚴指視天章  
多慧根子亮本美質振公孝友人乾真羨篤志友  
蘭與裕卿問學漸有次鬼盟荆國語鄂州辨學字  
廉幹推逸菴此度博綜備進德而修業努力各自  
治我年已九十燭光安足熾願言日有長助我勿  
失墜